

黄梅戏老艺人琚光华的戏曲人生

李光南



琚光华 李光南供图

在黄梅戏的发展阶段,曾经涌现两个代表人物:丁老六和琚光华,他们对黄梅戏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果没有1926年丁老六率领的“丁家班”挺进安庆城,为适应市民阶层的欣赏需要,确定以安庆官话和安庆方言为道白和唱腔的语言体系,就没有后期黄梅戏的发展。如果没有琚光华和丁老六在1931年和1934年率黄梅调班社两度闯入上海,也就没有黄梅戏进入1952年在上海举行的“安徽地方戏曲展”,并且引起轰动,让黄梅戏和严凤英走出皖西南,走向全国,在短暂的几十年迅猛发展为全国有影响的大剧种。

丁老六和琚光华毫无疑问是黄梅戏初期发展阶段的功勋人物。

旧社会,黄梅戏艺人大多出身低微,进入伶界,都因生活所迫。虽然唱戏的被称为“戏花子”,但好歹能混个肚饱,比在家里忍饥挨饿要强。琚光华就是这样。1899年,他出身在桐城北乡龙眠山脚下的双河村,弟兄三个,父亲是老巴交的农民,靠租种人家几亩山地为生。桐城的北乡龙眠山一带有一句俗语:“穷不丢书,富不丢猪”,当地素来重视读书,尤其是穷苦人家更以读书为翻身之路,因此,“父子三宰相”都出自北乡。琚光华11岁被父亲送到私塾读书,一直到15岁。民国初期,因为废除科举,新学兴起,父亲见儿子读书无望,便将他送到桐城胜利街学织布。

但是,读过5年书,天资聪明的琚光华心事大了,他想去当兵,也想做生意,但最终在别人的撺掇下,学唱戏。一是因为当时的戏班已经开始职业化,在安庆周边的农村,戏班子演出非常活跃,二是从艺者大多出身手工业者和无产者,思想活跃,生活自由,可以到处跑,见识广,三是重要的,唱戏比织布赚钱容易。于

是,17岁以后,琚光华正式加入同乡朱详有的戏班子,后来又跳槽到金成取的班子。25岁,他进入了潜山人王文炳的班社,在这个更大更规范的戏班里,琚光华学到了本事。27岁,他自立门户,创办了“双喜班”,自己带班子。

据仍健在的87岁的彭泽县黄梅戏剧团的老艺人丁小龙回忆,琚光华天生就是唱戏的料,他不仅相貌俊朗,身材修长,而且有文化,对传统戏很快就能接受,对“提纲戏”又能尽情做到现场发挥。当时的所谓三十六本大戏,七十二本小戏,他本本能演,并且都能演好,尤其擅长饰演闺门旦和花旦,扮相俊美,风姿绰约,唱腔甜润脆亮,追捧者很多。琚光华不仅戏唱得好,还会经营、善管理。

在黄梅戏遭官方打压的情况下,他能做到八面玲珑,在红黑两道的夹缝中游刃有余。但这只是表面的,真实的琚光华其实很痛苦,很无奈,背后总是唉声叹气,甚至是默默流泪,有时候无端发脾气。但没办法,谁让唱戏的是下等人,谁让戏班子是人人可宰的羔羊?俗话说,人上一百,五颜六色。戏班子有些艺人不懂他的良苦用心,即便是处境艰难,竞争激烈,还总认为琚光华盘剥了他们,动不动就开溜、跳槽,也有的做出违背班规的事情。但琚光华依然坚持严格治班的理念,保证演出质量,不糊弄观众。

由于严格管理,加上对艺术的高标准要求,“双喜班”很快在桐城、枞阳、潜山、怀宁一带城乡产生广泛影响。1931年,“双喜班”进入安庆城。

上世纪30年代,是安庆戏曲的高光时刻。作为省会和长江水运中心,安庆商旅云集,经济活跃,文化也丰富多彩。在安庆演出的戏班除了黄梅戏班社,还有来自上海、南京以及景德镇的京剧班社,甚至还有来自陕西的秦腔班子。琚光华的“双喜班”加入后,安庆的戏曲市场更加饱和。素来不安于现状的琚光华决定去拓展更大的生存空间。

这一点正好和丁老六不谋而合。丁老六(1902—1968),名永泉,艺名丁玉兰,安庆郊区广济圩人,只上过一年小学,12岁开始随家人学唱戏,很快唱红,其扮演的旦角俏丽,唱腔脆亮,眉眼生动。1926年,他率丁家班第一个进入安庆城,当局曾以“有伤风化”将他拘捕。丁老六也切身感受到在安庆生存的艰难。于是,和琚光华一拍即合,在1931年春暖花开的日子,带着一部分人员前往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没有钱租借剧场,他们就在闸北一块空地上搭棚演出。因为语言不通,欣赏习惯不同,观众反映冷淡,不巧的是,琚光华突然染病,戏班铩羽而归。

上海的落败,让琚光华耿耿于怀。一个坚强的人在哪里倒下就要在哪里爬起来。1934年,有了一定的实力后,琚光华又和丁老六商议,再赴上海。这一次,他们汲取教训,一路演到上海,不断壮大实力、扩大影响。到了上海以后,他们利用老乡关系,在二亩地租借了一间茶楼作为演出场所。演出中,琚光华和丁老六还不断走访当时上海比较受欢迎的淮剧、沪剧和越剧班社,借鉴他们的演出模式,更加注重舞台效果,注重服装和化妆,注重表演的细腻和唱腔的优美,这种勤于学习和刻苦钻研的精神,让他们在上海很快就站稳脚跟。

但人算不如天算,不久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淞沪会战打响,隆隆的炮火声中,他们带着遗憾离开上海。

四

丁老六依旧回到安庆城,而琚光华则带着他的“双喜班”活跃在桐城、潜山、舒城、庐江和无为一带。1940年,坚持在这一带抗日的新四军5师政委曾希圣还派人到“双喜班”找到琚光华,让他们利用黄梅调编演抗日剧目,开展抗日宣传。

但人生祸福无常。41岁那年,正是琚光华在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时候,他却患上严重眼疾,为了省钱,只好找了个江湖郎中扎针治疗,可是一针下去,琚光华再也见不到光明,陷入了深深的黑暗和无边的绝望中。作为一个演员,没有眼睛,只能告别舞台,而告别了舞台就失去饭碗。好在那些年的演出,让他经营的“双喜班”积累了不少的衣箱,这是戏班子立身之本。有了衣箱,他虽不能登台,却依旧能经营班社。加上他平时的广泛交际,人脉深厚,“双喜班”依旧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黑暗和混乱中一路颠簸,苟延残喘。

1949年,琚光华和他的“双喜班”喜迎新中国成立。1952年,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戏改”,旧戏班改为剧团,旧艺人改造为新艺人,琚光华听信谣传,误认为这是对他们这类过去的“班主”进行清算,于是,带着“双喜班”部分演员离开了桐城,到青阳、东至、彭泽、波阳、湖口等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漂泊演出。

1956年,因为琚光华和“双喜班”的声望和影响,彭泽县政府决定以他们为班底组建“彭泽县黄梅戏剧团”,从此,琚光华以极大的热情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和新的事业。虽然眼瞎,他仍然到处招收学员,排练节目,组织演出,把一个剧团打理得生机勃勃。丁小龙老人是琚光华招收的第一届学员,他介绍,琚光华常告诫他们,旧社会把戏子当鬼,新社会把我们当人,我们就要多演戏,演好戏,报答共产党的恩情。

五

1956年到1966年,是琚华

生最灿烂的10年,虽然眼睛看不到,但他的内心却充满阳光。但随后的劫难却再一次将他高高举起,摔倒地上,他被扣上了“戏霸”的罪名,戴上高帽,五花大绑批斗游街,还被从剧团宿舍里撵出来,流离失所。幸亏一个好心人收留,他才得以在一间只有6平方米左右的黑暗的柴房里落脚,好在他也不需要“光明”。被他最早招进团的那批艺人也遭牵连,不仅陪斗,女演员还被剪了阴阳头,经历比批斗还要耻辱的精神折磨。丁小龙说,那时候,她实在受不了,跑到琚光华那里哭诉,想自杀。琚光华安慰她,旧社会那么难,我们都挺过来了,这一切都是暂时的,要相信党和政府。为了怕这些女演员想不开,他还摸索着给她们做饭,就这样抱团取暖,终于熬过了寒冬。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琚光华得以平反,恢复名誉。他已经是80岁的高龄,虽然不当团长,却以更大的激情发挥余热。曾任彭泽县黄梅戏剧团团长的开俊云说,他们是改革开放后进团的第一批学员,琚光华对他们寄予非常大的希望,每天练功,就坐在练功房里监督,虽然双目失明,但他能从每个演员的响声中听出动作是否到位,练功是不是用心,然后给予严厉的批评,并进行手把手示范。排戏的时候,他则端坐在乐池里,台上演员一张口,他就能听出问题,并进行唱腔指导。80多岁的老人,又经历了众多磨难,不仅嗓音还这么有穿透力、感染力,而且还能把黄梅戏传统的“三十六本大戏”完整地背下来,让大家深受震撼。琚光华常告诫演员,台上三分钟,台下一世功,你欺观众一次,他离你一世,真正的好演员看的是台下,台下功夫到,台上差不了。只要他在剧场,大家心里就有了依靠。现任彭泽县黄梅戏剧团团长熊久喜说,正因为琚光华前辈留下的精神和传统,让彭泽县黄梅戏剧团在当前戏曲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依然能够得以生存发展。

90岁以后,一生漂泊的琚光华特别思念家乡。他回到了龙眠山,回到了当初他出走的地方。他特别想在地下陪伴操劳一生的父母,也想给自己一生冷落、郁郁早逝的妻子一个深深的歉意。

1992年,琚光华停止了心跳,长眠在龙眠山的萋萋荒草之中。巧的是,那一年,第一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隆重举行。

